

幼科鐵鏡卷下

貴池卓溪夏鼎禹鑄氏手著

受業弟邑庠鐸禹懸

邑庠之日孟然

痲症

男郡庠之雲飛雲同參

夏禹鑄曰。痘出於臟。痲出於腑。痲乃大腸之毒氣蒸肺故發咳嗽。先輩書未嘗齒及痲症。皆以其輕而忽之也。却不知表症雖輕。毒侵肺腑亦多與鬼為鄰。子經歷甚衆。費手居多。因不惜筆力。詳著於篇。以杜嬰兒痲症之患。流行痲症。其候燒熱必發咳嗽聲必稍啞。面皮微有腫樣。兩腮顏色微紅。此吉兆也。如出發不快。及不透發。或紅點見面。偶挾風邪而隱。或醫人不知。誤除燒熱。隱而不見。腹內作痛治之。神莫神於天保采薇湯。聖莫聖於天保采薇湯。只須一服即發出。或有不盡發者。再加一服。從末有不效者。如肺臟先虛。又加大腸毒氣攻肺。面皮像澆薄的式子。慘白浮上。光光溜溜。便是肺氣已絕。在精威二穴對拿。其聲不出必死症。藥之無濟。

有痲方見點。隨即收入。或瀉青水。審非風寒為害。唇舌色慘白。口氣微微。此乃

內虛不能送毒。不可分利止瀉。惟用八珍湯六九以托之。外用葱半斤許。白酒煎。遍身擦之。如再不透發。只額上稍見些微。惟用六君子湯九循循調治。自愈。

有痢初發熱時。心火盛極。刑剋肺金。致痢不出。必先用黃連木通等分服之。再用防風荊芥葛根升麻南星枳殼赤芍藥桑皮柴胡桔梗甘草服之。即發。有痢疾兼麻症。若麻見點。即用香如桔梗枳殼黃連厚朴木通升麻赤芍車前煎服。麻瘡透發。再治痢疾。此乘輕從重之說。不可不知。

本邑陶二公泮玉之子。麻症發熱。方兩日。醫人誤為除熱。麻伏不出。形狀似驚。差役請予治。面色花雜。喘急不嗽。必有內毒。於太陽穴以口涎擦之。皮肉隱有紅點。知是麻毒內攻。無燒不出。用天保采薇湯。倍加升麻乾葛。一服。額上見點。色不紅起。面色唇口慘淡無澤。知為內虛。即用固真湯。一服。周身發熱。陶公驚怖。予曰。麻非帶熱不出。仍服天保采薇湯。一刻通體透發。愈。此見面色花雜。便知內毒一驗也。培繼樓同學庠友方恒綏一字麻症。隱而不出。症形甚凶。邀予治。見面色慘白。口氣微冷。唇舌淡白。大便泄瀉。即用八珍湯。

一服額稍見點。恒綏因侄前麻症殞於泄瀉。力迫止瀉。予曰分利更虛不允。口吻間覺以瀉闕性命。勉強用五苓散果止。而額上紅點即隱。又用十全大補湯。內托外用。葱酒蒸引。卒不透發。予值事往郡。躡後札示皮上。每發一泡。破即成黑窟。附他醫攻毒方單。予札復曰。肌肉脾屬。破即成窟。乃脾虛之極。何能攻毒。惟用六君子湯。顧脾為主果效。此望色審窟。萬無一失。分利脾虛。即此可見之一驗也。

思誠堂同學友措大方新衍第五郎患麻症。初醫者不知麻候。用六一散以除燒熱。邀予過治。見其舌純紫。兩唇燥裂。大小二便皆秘。聲嘶不已。即用黃連八分。木通黃柏各一錢。服下。大便刮白如冷痢。然在座者口吻覺為涼劑所致。予亦躊躇滿志。豈臟腑苗竅此症獨不相符。毫不首鼠。問前醫退熱所用何劑。新衍曰。六一散。予便恍覺。下元為六一寒冷所滯。致火不降。定無疑矣。隨以炒鹽久慰臍下。仍用前味黃連倍加服之。方下大便燥結。與黑棗無異。可見苗竅辨真治定不爽之一驗也。

一辨寒熱

附寒極似熱

小兒之十指俱冷。以三指按額俱熱。身壯熱面赤而淡。不動必掣。此傷寒之症也。表散法。開天門。分陰陽。推三關。體厚則大發其汗。揉太陽。并外勞宮。運八卦。推艮入坎。症輕推之自愈。重則用元宵火定之。體弱隨發汗隨止。女反是。治用芎蘇飲六十服之。

有寒極似熱者。面色紅如水。紅桃花口渴而唇不乾燥。舌不紅紫。大便秘。小便便青長。此寒極也。似熱者。因面有紅色。口有渴形。故也。治之與前法同。如口作渴。大便秘。小便赤。是內熱而外傷寒也。宜先表外而後清裏。為主表用芎蘇飲六十裏用白茯苓半夏陳皮連翹木通枳殼甘草煎服。

本郡田三公祖之公孫。方二歲。抱風寒燒熱症。郡醫見燒有驚悸。便作驚症。治數日不愈。予以三指按額俱熱。兒十指俱冷。用芎蘇飲一劑。留飲席未終。內小童報曰。小相公熱退矣。此燒有表裏。不可不辨之一症也。

予於癸丑科會試。盛京有鑾儀衛正堂許公乃孫。方歲半。患傷寒症。初延太醫院幼科失表。後於朝房內。予同里員外郎陳是庵。道及於予。即日來貴池館。親還往治。但見身冷如冰。痕毛差差。面色慘晦。不知人事。知寒邪內伏。

用天保采薇湯一劑。囑曰：夜發熱則明日來治。否則莫可如何矣。夜果發熱，仍用前湯一劑，熱又解。許曰：發熱退熱，藥同效異，真出奇也。予曰：尋常症在表，感一劑即便如今。公孫邪被藥誤伏內，昨一劑攻邪，邪到肌表，表見邪自是作熱，仍以原方加追一劑，表解熱除，無甚奇也。許曰：前是庵備道年翁，乃幼科白眉，今若此，洵名下無虛矣。以百金壽。予辭曰：兩代治救嬰兒，從不受謝一文。再四面壁，更欲

延請入太醫院。又辭曰：老母在堂，晚在都門，白雲頻望，承盛意，心領之可矣。許乃止。此關門殺賊之一徵也。

方伯張存儒初生有公郎，抱驚風患。初郡中醫作夾食，用消導，症加甚。後予用半夏四錢，生姜一錢，防風二錢，一服即愈。遂拜予為假父。此藥用當而通神之一驗也。

予邑張中尊媛患病。邑中醫會治十餘日不愈。會予到邑中，尊得聞，接予治。婢方抱出，離座五六步外，望見面上光光浮浮，毫無寶色。余曰：不須抱近，請回中尊問症若何。余曰：肺氣已絕，不可治矣。明日果死。此望色而知為死症。

之驗也

一辨夾食傷寒

小兒十指俱熱。我按兒額。三指俱冷。其候身熱。或吐或瀉。或不吐瀉。口必惡食。腹必浮脹。拍如鼓聲。或作痛是也。推法。開天門。分陰陽。男女同。男重揉太陽。發汗。體弱揉太陰止之。女反是。推上三關三十。退腑六七下。運八卦。重揉艮宮。于大指面旋推補脾。曲兒小指。重揉外勞。于第二指大腸位。側推到虎口。以止瀉。不瀉不推。重揉掐中指一節。以止吐。不吐不掐。于左腿湧泉穴。左轉揉之。止瀉。不瀉不揉。少頃。右轉揉之。止吐。不吐不揉。女則右轉右揉。止瀉。左轉左揉。止吐。推畢。即用燈火臍輪四焦。胸口一焦。用水酒麴一枚。火煨黃色。研末。白湯送下。即愈。重則用消導二陳湯。干九加柴胡。紫蘇等味煎服。

珩山孝廉方韻皇乃孫。發吐燒熱。微擊吐輕。熱重。予子婿方平壻。初業斯道。投天保采薇湯一劑。不效。邀予一見。知為內傷飲食。外挾風邪。用藿香正氣散一服。即愈。余以湯名曰天保采薇。取其治內之意。用之不當。雖多奚為。在予壻以為症屬內傷。外感湯屬內外並治。渠見不為非是。然不知症似社鼠。

城狐重鎮何可輕發。此學者之所宜知而宜慎也。

一辨腹痛

腹痛臍以上屬火。臍以下屬寒。其因不一。有寒痛熱痛。傷食痛。積滯痛。氣不和而痛。脾虛而痛。肝木乘脾而痛。蛔動而痛。數種寒痛則面白。口氣冷。大便秘。色。小便清利。痛之來也迂緩而不速疾。綿綿不已。痛時以熱手按之。其痛稍止。肚皮冰冷是也。推法曲兒小指重揉外勞宮。推上三關。揉臍五十。藥用乾姜肉桂等分煎。熟加木香磨水入服之自愈。

熱痛則面赤。口氣熱。口渴唇紅。大便秘。小便赤。時痛時止。痛來迅厲。腹形如常。不腫不飽。彈之不响。以熱手按之。其痛愈甚。肚皮滾熱。此真熱也。推用下六腑。水底撈月。蓋熱痛主心脾兩熱。用燈心車前伏龍肝。加木香磨水稍許。入傷食痛者。必惡食。眼胞必浮腫。或瀉下酸臭。腹必飽脹。彈如鼓聲。或身作熱。是也。氣不旺者。不宜取瀉。只用消導二陳湯。十九

積滯痛者。今日傷。明日傷。逐日傷之而滯。於脾胃間。不以飲食得其傷。不痛。既有滯。而後以乳食傷碍。故痛也。面色黃。噯氣醜。大便酸臭。便後痛減。足冷嗜

臥不思飲食是也。治宜枳壳檳榔木香下之。下後即以小異功散十六補之。氣不和而痛者。見下地後。或地多濕。兒臍受風。以裹肚束臍過緊。不知兒體漸長。束帶未鬆。則上氣不通。下氣以故。內氣不和。故作痛也。審其非寒非熱。問其母。而臍果有束縛之弊。則氣不和之痛必矣。治以木香磨水服之。隨用燈火臍輪六焦。臍下氣海一焦。心口窩一焦。其痛即止。大兒之氣不和者。其候眼胞不腫。面色不黃。飲食如故。腹腫擊如鼓聲。搖其頭而噯氣是也。宜用木香陳皮枳壳甘草服之。

脾虛痛者。其候面無血色。微黃。帶微白。大便少而色白。治以補脾開胃為主。用六君子湯九加橘皮。

肝木乘脾痛者。肝木剋脾。脾虛不勝其剋。則肝氣無所泄。故乘脾之衰而作痛也。其候唇白。口中色淡。面多青色。痛則腹連兩脇。重按其腹則痛止。起手又痛是也。治用四君子湯三十加柴胡白芍。

蛔痛者。腰曲撲身。口流涎。痛久不歇。少頃又痛。或一時或二時而止。或歇半日又痛。面黃唇白。此蛔痛也。治用使君子去壳火煨。吃十餘粒。少頃又吃。即

止嬰兒腹痛。口不能言。何以知之。蓋小兒痛必哭。無故而哭者痛也。哭聲雄慘。而双眸感皺者是也。如使君子食之不止。莫妙於苦練子樹根皮。約一二兩許。水煎一茶鍾吃下。虫即盡出。但體弱者不可輕用。又有一種奇痛。一痛則叫幾聲大痛。痛痛即抱胸暈死。予家一婢犯此症。先君在日。予見將婢面撲地。用冷水一盆。以婢膝着水上。于委中穴澆水狼拍。粗筋腫起。用銀針旁側打入二針。針出血流。叫一聲痛。即甦。隨用冷水滾水各半。連吃一二碗立愈。記先君曰。此急沙也。與轉筋火差似。如平常腹痛。從未有一痛而即死者。急沙之辨。緊記在此。

夏禹鑄曰。嘗觀內經有曰。胃虛則吐。胃熱則嘔。此說殊屬大謬。何也。余屢屢見吐。吐固有虛常亦有熱。嘔固是熱。却亦有寒。此予匪議。前人皆見之多。而治之效也。二症各有虛熱。不可拘熱。惟望面色唇舌之間。紅則熱而淡則虛。斷無有悞。至于泄瀉。出少而緩曰泄。出多而勢急曰瀉。泄則症輕。瀉則症重。惟以所瀉之色驗之。治無不效。

一吐

胃虛發吐。其候面白神疲。不熱不渴。口氣溫和而帶微冷。額前微汗。治宜助胃膏。二十二

胃熱發吐。面赤唇紅。煩渴溺赤。口氣蒸手。宜用熟石羔七分八分。研細末。神茶送下。

胃氣不和發吐。其候惡食。此由積滯在胃。復為傷食。搖兒之頭。便噉氣。治用火酒曲一校。火煨黃色。研細白湯調下。用枳殼木香陳皮半夏香附服之大效。有盛夏外感暑氣吐者。宜六和湯。二十

有霍亂而吐者。吐不出者。手足厥冷。臍腹之上絞痛。名曰轉筋火。治用滾水一碗。冷水一碗相和。飲下即愈。

有內傷飲食。外感風邪而吐者。身熱眼燒。倦疲。治用藿香正氣散。七十有傷風嘔吐者。治用清金飲。五八

一瀉

夏禹鑄曰。吐從面色辨之。不爽瀉更宜辨。所瀉之色。暴傾下迫。屬火。水液澄清屬寒。老黃色屬心肺脾。寔熱宜清。淡黃色屬虛熱。宜補。青色屬寒。宜溫。淡白

色屬脾虛。宜補。醬色屬濕氣。宜蒼朮。燥濕。酸臭屬傷食。宜消導。二陳湯十九。
脾虛作瀉。瀉下白色。或穀食不化。或水液澄清。其候面白。神疲。唇口慘淡。舌白。
口氣溫涼。治用理中湯。五。加附子。或六君子湯。九。

脾熱作瀉。瀉時暴注下迫。便黃。溺赤。口氣蒸手。煩渴少食。治宜五苓散。十八。加
山梔仁。

有氣虛下陷瀉者。宜補中益氣湯。其候與脾虛差同。

有傷食兼滯瀉。其候噯酸氣吞酸。脹滿一痛。再瀉一瀉。痛減。治宜用大腹皮神
曲。麥芽。山楂。白朮。木香。檳榔。如食已消。痛已止。而瀉不止者。乃脾失清升之
氣。宜補中益氣湯。三七。若食消而腹猶痛。乃脾痛也。宜小異功散。十六。

有肝瀉者。瀉清稠粘。乃肝木乘脾。治宜麥冬。桔梗。白朮。人參。木香。酸棗仁。甘草。
先瀉數日已止。又瀉。隨發驚。此症多不可治。蓋瀉而又瀉。脾敗之極。加之外邪
由肺剋肝。肝又動風。剋脾。脾敗將死。不受肝剋。故肝風烈極。毫無泄處。如祛
風解熱。元氣將盡。將謂療驚不能救。脾驚不能止。無法可治。

一吐瀉

夏禹鑄曰。內經有云。胃虛則吐。脾虛則瀉。脾胃俱虛。吐瀉兼作。此言極謬。若先泄後吐。面白神疲。不熱不渴。額有微汗。乃脾胃虛寒也。宜理中湯。五或小異功散。十六或六君子湯。九若先吐後瀉。面赤唇燥。煩渴溺赤。乃脾胃有熱也。宜治五苓散。十八加竹茹煎服。又有積滯在脾。不能運化水穀而吐瀉者。宜用消導二陳湯。十九

有長夏夾暑吐瀉者。宜用六和飲。三十

余髫年硯席友陳公載嫂患吐瀉。適子抱風寒。因延大方脈用溫胃劑。吐益甚。帶疾往視。口唇紅麗。氣出蒸手。舌色紅紫。用熟石羔一錢研碎。神曲茶一碗送下。稍止。隨加一錢立愈。在夫人苗竅尚驗。況嬰兒乎。後又患吐。色竅俱同。仍用石羔。却不甚應。揣之下元。或有寒氣。用炒鹽熨腹。仍服石羔。即愈。可見苗竅顏色從不一誤。

予于歲癸丑北上。到會館。湊陳是庵幼郎脾瀉。將慢付予治。問曰。曾服參否。是庵曰。如服一分。便爬了上壁。予心以為南北。或亦有異。轉思初到

都門。恐孟浪來誚。以六君子湯去人參。連服二劑。了無一效。辭接別醫。良久。一



醫擁輿至館。去後。予請所發劑視之。劑屬消導。因問彼何人斯。是庵曰。此京都之鄭小兒科也。予曰。久瀉將慢。尚可再用消導之藥。用之命不可知矣。乃止。予便不以是菴之言為正。硬用六君子湯倍加人參。且外加附子五分。而服即愈。是菴歎曰。素聞妙手。今果然矣。此審色辨竅。勿以人言為信之驗也。

一辨痢疾

夏禹鑄曰。丹溪云。痢無止法。以通利為主。此言亦不盡然。何也。痢疾有寒有熱。白者虛寒也。紅者實熱也。治宜調脾為主。若染一二日間。身壯熱。膿血稠粘。裏急後重。腹痛者。宜用承氣湯。二五下之。或者用木香檳榔丸。二六若虛怯者。不可下。病久身涼自汗。宜用補中益氣湯。二七挾熱而痢。純血宜用四順清涼飲。二八或黃連芍藥湯。十七挾冷而痢。純白。或乳食不消者。宜用理中湯。五有濕熱之毒。薰蒸清道。上致胃口閉塞。而為噤口者。宜用人參黃連石蓮子。有痢久胃氣虛。則不能食乳。而為噤口者。宜用理中湯。五或六君子湯。九積毒之氣上冲。而嘔惡者。宜用人參敗毒湯。二九有胃氣虛寒而嘔惡者。宜用附子理中湯。五有痢後脾虛不能制水。而遍身肥腫者。宜用六君子湯。

〔九〕外加蒼朮厚朴猪苓澤瀉黃連芍藥。有痢久脫肛者。經曰肺氣虛寒。由脾虛而金無所養。故大腸虛脫而下陷也。宜補脾溫胃。用固腸飲。〔六五〕有積滯而痢久不愈。乃脾氣下陷。宜用補中益氣湯。〔二七〕或四君子湯。〔二十〕若初起宜用姜茶散。〔三一〕有夾暑熱而痢下。赤白相兼者。用清暑益氣湯。〔六八〕加香茹飲。〔五五〕

予長男之日五歲時。與幼甥同患痢疾。男素脾弱。痢起腹並不痛。痢純濃白色。下中帶藍。色口氣微冷。不用通痢。以六君子湯服之。甥痢純紅。偏身有風疹。用四順清涼飲。加防風柴胡。兩藥各器同爐煎。姻家誤以男藥與甥服之。風疹即隱。氣喘促鼻鼾。予急以天保采薇湯與服。疹復出。喘止。仍用前煎數劑愈。此可見脾虛之極。不可清利。硬用補劑。熱痢宜清。不可用補之一驗也。

一辨瘧疾

瘧疾皆感冒風寒暑濕而發。丹溪曰。若無汗。要有汗。以散邪為主。要有汗。要止汗。以扶正氣為先。此乃千古不磨之至論也。發時有一寒一熱。身重骨節疼痛。自汗多嘔者。濕瘧也。由汗出脫衣。衝冒風寒。或渴極過飲冷水。或冷水浴。

身所致有食瘧者。食所傷由飲食過度傷寒所致。俱用柴胡前胡陳皮青皮
蒼朮白朮白茯苓甘草猪苓澤瀉知母貝母厚朴半夏黃柏等分。姜棗引服。
劑以清之于發瘧之日。五鼓空心以前方加恒山栝榔草果仁等分。煎服以
截之即愈。如久瘧不止致中氣弱極名曰脾寒。用四獸飲三二加棗姜服五
六劑自愈。

夏禹鑄曰。有陰虛似瘧。竟作瘧治者。這般人却没有一毫心思。一綫想頭。夫謂
之曰似。則兩症相去原是星淵。即曰似瘧。亦祇似其瘧之脾寒。試問普天下
人可有瘧一起而就成脾寒者。是必始于清之無法。繼又截之無方。或從不
服藥。相延日久。纔到脾寒之症。明明有這一條來路。若一見每日下午身有
潮熱。冷狀颼颼。便作瘧治。獨不想到瘧有來路。況脾瘧由重減輕。陰虛由輕
加重。兩症判然。竟不知別此一種心竅。試取黑漆皮燈籠與之相。況當否耶。
陰虛似瘧。如潮熱稍重于作寒治。用四物湯四十加人參。如心肺肝有熱。雖湯
內已有熟地。再外加生地。如作寒稍重于潮熱。四物湯外加黃芪人參甘草
等分。參減半。如潮熱作寒俱輕。只用四物湯。不須外加。女患此加紅花二三

一辨咳嗽

夏禹鑄曰。前書已說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氣侵肺。皆令人嗽。又曰五臟六腑皆有嗽。非獨於肺。此僅言咳嗽之大綱。卒未透發六淫侵肺之顏色。與臟腑俱嗽之分別。予憶其故。必從大方脈書上採來。惟照脈論症。故不說到六淫侵肺的顏色。亦未分疏臟腑致嗽之分由。即言一二形症。俱屬模糊。予把六淫侵肺臟腑皆嗽這八个字上。一一體出形色。歷藥不爽。若風寒濕三邪侵肺。其候面白而畏風。燒熱而無汗。或頭疼。或鼻流清涕。唇色晦闇。痰涎白色。或滑而易出。小便清長。便知為風寒與濕氣所侵。宜用疏風順氣湯。**七一**或清肺飲。**七二**去白朮加防風便愈。

火侵肺嗽。與火炎無制。相同方見後。若燥侵肺嗽。其候頭面汗出。寒熱往來。皮膚乾燥。皮膚瘙癢。大便閉結。痰涎膠粘。治宜潤肺清金之劑。用麥冬貝母冬花黃芩防風麻仁甘草赤芍陳皮。暑氣侵肺而嗽。其候口渴唇淡。治宜香茹厚朴扁豆加冬花麥冬。至於臟腑皆嗽之說。殊屬大謬。予着寔窮究六淫之外嗽。又有五一順傳。一逆。一反侮。一隔經傳染。一水火不相交濟。

順傳之嗽在脾脾不能生子金無土養故嗽漢武帝金鐘自鳴東方朔曰土其母也母傷則子鳴山必有崩者久之蜀郡有泰山崩以此悟之脾虛肺嗽乃一定之理其候唇口慘白氣弱神疲小便清短大便或溏瀉淡淡白色便知脾嗽治用六君子湯九自愈。

逆剋之嗽在心心火盛則金被火傷而嗽試觀冶人爍金火烈而金躍火息則金安嘗聞徐無猜地理闡宗書有云如金星結穴火星作朝此外火剋內金不為吉穴湏而旁有水星出現則制火以救星始為吉因此悟火剋金沸亦一定之理其候舌紅唇燥小便赤澀口氣蒸手便知心火剋金法惟瀉心用貝母陳皮甘草黃連木通杏仁麥冬五味等分燈心引煎服三四劑自愈反侮之嗽在肝肝有制伐肝始不旺如肺弱木強侮金則肺經被傷而嗽星士家書云我剋者為妻財乃知肝猶肺之妻也被河東獅吼必因夫主柔弱便持強侮夫肝侮肺嗽又一定之理其候目赤口苦宜用白芍柴胡五味冬花枳殼半夏甘草等分煎服五劑自愈。

水火不相交濟之嗽由腎水不能上升則火炎無制乃上刑肺金而嗽猶之易